

语篇衔接与连贯视角下《背影》英译对比研究

陶怡婷, 王玉霞, 何佳丽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要

《背影》是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于1925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收录在其散文集《背影》中。这篇散文的创作源于作者对父亲的深厚情感, 以及特定历史背景下家庭经历的触动。本文旨在从语篇衔接与连贯视角, 对朱自清散文《背影》的张培基译本和杨宪益译本进行赏析。研究通过分析两个译本在词汇衔接、句间连贯和文化补偿等方面的处理方式, 探究不同译者在维持语篇衔接与连贯上的策略差异。

关键词

《背影》, 衔接, 连贯, 对比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Cohesion and Coherence

Yiting Tao, Yuxia Wang, Jiali 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July 7,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1, 2026

Abstract

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 is a reflective prose piece written by the modern Chinese writer Zhu Ziqing in 1925, included in his collection of the same title. The work was inspired by the author's profound affection for his father and by the family circumstances that moved him against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drop. This paper aims to appreciate the translations of Zhu Ziqing's prose by Zhang Peiji and by Yang Xian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cohesion and coherence. By examining how the

two translations handle lexical cohesion, inter-sentential coherence, and cultural compens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adopted by the two translators in maintaining discourse cohesion and coherence.

Keywords

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 Cohesion, Coherence, Contrastive Stud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功能翻译学派的兴起与发展,翻译研究领域逐渐将语篇分析理论应用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强调从语篇的层次、功能、语域、衔接及连贯等多个维度分析翻译行为。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仅聚焦文本本身、忽视语篇功能的局限。尽管如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仍容易受原文形式的束缚,存在过度追求形式对等、忽视语篇衔接与连贯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选取《背影》的两个英译本,从语篇衔接与连贯的视角,通过对比分析具体案例,探究语篇衔接与连贯在译文中的具体体现,进而阐释语篇分析理论对译文构建的重要指导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背影》英译研究综述

围绕《背影》的英译,学界已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探讨。苏艳凤和邹海琦(2008)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主位和主位推进模式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衔接连贯与翻译理论,分析了张培基的英译文[1];黄婷婷(2011)从词汇选择和句法衔接等层面,对比分析了两个英译本[2];任玉君(2015)则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出发,解读了两个译本的不同之处[3];孙静和杨宁伟(2013)选取两篇译文为语料,借助分析软件 Wordsmith,分别从语料库语言学和语用学视角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为文学翻译尤其是散文翻译提供实用的翻译及评估方法[4];李昕(2019)以该散文为例,从语法隐喻角度切入,对两个英译文在及物性隐喻、名词化和语气隐喻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究,验证了该视角在散文翻译中的可行性与解释力[5];韩睿(2021)在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研究了张培基译本中归化效果的实现[6];马菁菁和杨成虎(2024)则从句法构式、词汇构式和情感构式三个层面,分析了两个英译本在构式选择与运用上的异同,并评价了各自的翻译质量与风格[7]。

近年来,语篇衔接与连贯的视角已被推广至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比研究中。何英和雷佳娣(2020)从该视角对比分析了《瓦尔登湖》的两种汉译本,考察了衔接手段在散文翻译中的传递效果[8];单丽坛和陈玢(2022)则将该视角应用于《长恨歌》的英译对比,探讨了语篇连贯在小说翻译中的再现方式[9]。这些研究表明,衔接与连贯的分析框架在不同体裁的翻译研究中均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也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参照。

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深化了对《背影》英译的认知,但从语篇衔接与连贯角度展开的对比尚不多见。本研究旨在从语篇衔接与连贯视角,对张培基和杨宪益的两个英译本进行赏析。研究将通过分析二者在词汇衔接、句间连贯及文化补偿等方面的处理方式,探究不同译者在维持语篇衔接与连贯上的策略差异。

2.2. 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理论框架

衔接与连贯是语篇分析理论中的一对核心概念。Halliday 和 Hasan(1976)在其奠基性著作《英语中的衔接》中首次系统提出了语篇衔接的概念,指出当语篇中某个成分的解释取决于另一个成分时,衔接便由此产生[10]。他们将衔接划分为指称、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五种类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分析框架。

关于衔接与连贯的定义,学界存在不同的侧重点。衔接主要指语篇表层的语言形式,即语篇中的语词之间按照词序或语法规则前后照应、连接的方式,是串联语篇成分的结构性手段[11]。而连贯则关注语篇深层的语义关联,张德禄(2000)将其界定为“语篇在各层次上衔接和在语境中发挥适切作用的整体效应”,属于广义的意义概念[12]。胡壮麟(1994)进一步指出,连贯不仅依赖于语言形式,更取决于语篇生成者与接受者之间共享的认知语境与文化背景知识[13]。

衔接与连贯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语篇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苗兴伟(1998)系统论述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指出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主要通过词汇、语法等表层形式体现;连贯则是语篇的无形网络,需要通过语篇接受者的认知推理来把握[14]。衔接有助于实现连贯,但并非连贯的必要前提——有衔接未必连贯,连贯的语篇也未必依赖显性的衔接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语篇的完整性与交际性。

在翻译研究领域,语篇分析理论的引入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操作视角。李运兴(2001)指出,语篇翻译将语篇作为翻译的基本操作单位,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动态跨文化交际过程[15]。在这一框架下,译者对接手段的处理和对连贯效果的把握,直接影响着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接受效果。杨惠英(2022)进一步强调,在语篇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兼顾原文的衔接模式与目标语的连贯规约,才能实现译文的功能对等[16]。张晓雨(2024)在分析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时同样指出,衔接手段的合理运用是确保译文语篇连贯的重要保障[17]。

综上,衔接与连贯理论为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工具。本研究将以此为理论框架,对《背影》两个英译本的衔接处理与连贯效果进行具体考察。

2.3. 衔接与连贯的关系

在语篇研究中,衔接与连贯是核心内容,二者均以语义概念为关注重点,既存在密切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从联系来看,衔接与连贯拥有相同的词根,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但二者的内涵存在明显差异。衔接主要阐释语言表层形式与陈述内容之间的关联,它存在于语篇的表层,是语篇的有形网络,通常表现为外显的语言连接形式,其显性特征通过语法和词汇手段等表层形式得以体现。而连贯则侧重于解释语篇生成者与接受者之间互动行为的统一关系,它是语篇的无形网络,一般指将概念和意义扣合、贯穿起来的方式,通过语义及逻辑的顺畅来实现语篇文顺理通的目标。连贯隐匿于语篇的底层,需要语篇接受者结合文化语境、认知思维等进行解读,才能把握语义的贯通性。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衔接使外显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陈述相配合,连贯则是语篇接受者认知推理的结果,是实现语篇生成者和接受者之间交际行为统一的关键。语篇的连贯是语篇系统中构成成分之间相互联系、渗透、影响的方式,呈现出语篇内容的集中性和完整性。语篇连贯性的实现需要依赖于语篇生成者和接受者双方共有的语境知识。衔接与连贯同属于篇章的基本属性,其中衔接有助于语篇实现连贯,而连贯与否影响着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衔接是语篇形成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必要前提。因为仅有衔接,不一定能形成连贯的语篇;同样,连贯的语篇也未必都有明显的衔接痕迹。语篇的衔接形式是实现连贯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语篇的连贯既可以借助外显的衔接手段来保证语篇信息的完整性,也可以通过语篇接受者的认知基础来解读。外显的衔接手段与内隐的连贯

方式相结合，能够增强语篇信息完整、准确表达的稳固性。

2.4. 语篇、语篇衔接和连贯与语篇翻译

“语篇指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完整意义的自然语言。”语篇的外在形式是一个单位语言整体，可以由一个或几个词、短语、句子、句群构成，也可以借助不同的体裁形式，如小说、戏剧、散文等呈现。语篇作为语义与结构相结合的文本，不仅在语法上具有衔接性、连贯性、逻辑性和整体性，而且在意义上具有意图性、交际性、功能性和完整性。

语篇衔接与连贯研究的历史较为悠久，但正式提出现代语篇衔接与连贯概念并对其加以定义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事情。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是现代语篇分析理论中一对重要的术语。衔接侧重于对语篇组词成篇的形式和手段的分析，连贯注重于对语篇意义的关联性的分析，衔接与连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故二者经常合二为一，构成了现代语篇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语篇翻译是将语篇作为翻译操作单位，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动态跨文化交际过程。对衔接和连贯的属性进行界定，梳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两者在语篇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和处理方式，是有效进行语篇翻译的前提。

3. 《背影》中的衔接与连贯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清秀隽永、感人至深，多次被译成英文。本章聚焦《背影》三个场景，通过对比杨宪益译本(后称杨译)与张培基译本(后称张译)的处理差异，探讨衔接连贯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实践。

《背影》英译版对比分析

原文：

(1) “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杨宪益译本：“Then he walked unsteadily to the tracks and climbed slowly down — which was not so difficult. But to cross the lines and climb up the platform was a strenuous job. Using both hands to clutch the top, he drew up his feet and hunched his fat body to the left in an effort to move up...”

张培基译本：“He walked unsteadily to the railroad, slowly stooping to get through the rails which was not too difficult. But when he was crossing the railroad to climb up the opposite platform, it was more of a problem. He clambered up, holding on to the top with both hands and hitching up his feet...”

原文中父亲买橘子的动作描写形成典型的意合流水句：“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全段仅靠逗号分隔动作，未出现任何逻辑连接词，依赖语序推进叙事，体现中文散文的凝练美学。

杨译选择显化逻辑关系：在句首增补时序连接词“Then he walked unsteadily...”，用方式状语“Using both hands to clutch the top...”分解“攀”和“缩”两个动作，并以转折词“But”强调攀爬月台的困难。这种处理符合英语形合规范，使动作链清晰可循，但过度拆解削弱了原文“笨拙却执着”的集中感染力，且“Using”这类显性标记破坏了散文的留白意境。

张译则保留中文意合特征：用现在分词“stooping to get through...”替代“探身下去”，以动词“clambered up, holding... and hitching...”整合“攀”与“缩”的连贯动作，仅保留必要转折词“But”。这种结构更

贴近原文的节奏韵律,但动词选择值得考量,“clambered”未能传达父亲体态肥胖的挣扎感,若译为“heaved himself up”更能传递悲情色彩。注重逻辑连接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但可能牺牲原文的含蓄美学;保留意合结构更忠实于散文风格,但需警惕动词选择的情绪传递效度。原文通过重复“眼泪”,“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的眼泪又来了”。两次流泪形成递进式情感宣泄,且省略流泪诱因的直述,依赖文化语境实现深层连贯。

原文:

(2)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杨宪益译本:“Tears started to my eyes at the sight of his back...When his back was lost among crowds of people, I went in and sat down, and tears came to my eyes again.”

张培基译本:“Tears gushed from my eyes when I saw his back...When his back disappeared into the bustling crowd, I reentered the train and my eyes were again wet with tears.”

杨译严格保留“眼泪”:首句“Tears started to my eyes...”,次句“tears came to my eyes again”,通过名词重复“tears”强化愧疚感的积累。同时增补“at the sight of his back”显化见背影到流泪的因果关系,使逻辑更明晰。然而,增补的介词短语削弱了原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留白艺术,过度解释反弱化感染力。

张译首句用动态动词“Tears gushed from my eyes”(泪涌出)增强画面感,但次句转换表达为“my eyes were again wet with tears”(眼眶湿润)。尽管语义相近,但“眼泪”作为核心情感符号的连贯链在此断裂:“gushed”的强烈爆发力与“wet”的平淡描述形成落差,中断了情感递进,使第二次流泪的忏悔感弱化。情感符号,如重复出现的“眼泪”,需保持全篇译法统一。杨译的重复策略虽机械但有效;张译追求语言变化反造成情感连贯损耗。

原文:

(3)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杨宪益译本:“...he chose a seat by the door for me...He put all the oranges on my fur-lined coat, then brushed the dust off his clothes, looking very relieved.”

(脚注: Purple fur-lined coat, a luxury item showing father's sacrifice)

张培基译本:“...he found me a seat by the door...He laid all the oranges on my overcoat, patted the dust off his clothes, and seemed to feel greatly relieved.”

原文中“紫毛大衣”与“橘子”是关键,父亲身着廉价“黑布棉袍”,却将橘子放在儿子昂贵的“紫毛大衣”上(该大衣实为父亲典当物品所购),通过物象对比无声传递父爱牺牲。

杨译直译文化词“purple fur-lined coat”,并通过脚注说明象征意义:“a luxury item showing father's sacrifice”。此举使读者理解橘子承载父爱,大衣则是牺牲的物证。同时增补“then”连接放橘子与拍土动作,使叙事流畅。但脚注打断阅读沉浸感,略显生硬。

张译泛化文化意象为“overcoat”,丢失“紫色毛皮”的暗示。未补偿的后果是,“放橘子于大衣”沦为普通动作,无法与前文“父亲讲价雇脚夫”的节俭形象形成反差,情感逻辑链断裂。张译虽以动词链保留中文韵律,但文化连贯性的缺失导致父爱主题弱化。文化负载词是情感连贯的关键节点。杨译选择直译和注释虽不完美,但优于张译的归化省略;若将注释融入正文,可兼顾流畅与完整。

4. 《背影》翻译的衔接连贯策略

4.1. 原则性共识

在《背影》的翻译实践中，衔接与连贯策略的构建需建立在对文本本质的深刻认知之上，形成两点原则性共识。

情感优先是首要原则。作为一篇以父子深情为灵魂的散文，《背影》的语言形式始终服务于情感表达的内核。无论是词汇选择、句式调整还是篇章结构的衔接设计，最终都应指向情感连贯的传递效果。例如父亲翻越月台买橘子的场景中，“蹒跚”，“攀”，“缩”等动作描写的衔接，其翻译重点不在于语法形式的严丝合缝，而在于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文字背后蕴含的父爱厚重与儿子的心酸动容。形式衔接若与情感传递产生冲突，需以情感表达为核心进行调整，避免因过度追求形式完整而割裂情感流动的连贯性。

克制显化则是对散文美学特质的尊重。中文散文崇尚留白艺术，《背影》中诸多情感的传递依赖于读者对语境的体悟，而非显性连接词的逻辑铺陈。翻译时需避免为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过度增补“however”，“therefore”等连接词，这种做法可能破坏原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律美。例如文中父亲送别时的沉默场景，译文若强行加入表示因果或转折的连接词，反而会消解原文的含蓄张力。

4.2. 翻译策略建议

词汇衔接的核心在于保持关键意象的统一性与文化情感的完整性。对于“背影”这一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需在全篇采用统一译法，杨宪益译本选用“back”而非“figure”，更精准地捕捉了原文中父亲佝偻姿态的视觉焦点与情感重量，避免因译法多变导致意象的破碎。颜色词的翻译则需保留其文化情感负载，文中“黑布小帽”“黑布大马褂”中的“黑”，不仅是色彩描述，更暗含着朴素与沉重，译文中需通过语境呼应维持这种情感联想；“朱红橘子”的“红”则象征着温暖与生命力，与父亲的苍老形成对比，译文需确保这种色彩的情感张力不被弱化。

句间连贯的处理需兼顾动作的流动性与情感的递进性。对于父亲买橘子时的动作链，“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译文可采用轻量连接词“then”“and”或分词结构，既清晰呈现动作的先后顺序，又保持行文的紧凑感，避免因连接词过重打断动作的连贯性。在情感递进处，需保留原文的重复结构，如文中两次出现的“眼泪”，第一次是“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第二次是“我的眼泪又来了”，这种重复是情感积累的关键，译文需通过“tears”的复现，维持情感递进的节奏，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儿子情感的层层深化。

文化补偿的策略需在文化差异与阅读流畅性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紫毛大衣”“橘子”等承载特定文化含义的物象，可采用简短注释和语境暗示的方式：“紫毛大衣”是这一时期的高档服饰，译文可在首次出现时加注，既解释文化背景，又不打断阅读；“橘子”在文中不仅是实物，更是父亲笨拙爱意的载体，译文中无需直接解释其象征意义，而是通过前文“我”对父亲“迂”的嫌弃与后文“朱红橘子”的温暖形成对比，让读者自行体悟其中的情感转换。动词的选择则是传递情感的隐形桥梁，父亲“攀爬”月台的动作，杨译用“clamber”而非“climb”，更精准地表现了父亲年老体衰、动作艰难的状态，这种动词的细微差异，能让目标语读者直观感受到儿子视角中父亲的不易，比显性的情感描述更具感染力。

4.3. 译者风格反思

杨宪益译本的风格特点体现为偏重逻辑显化，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杨译通过“but”，“so”等连接词强化句间逻辑，让西方读者更易理解父亲病情的递进关系。但这种显化处理也存在局限，中文意合的韵律，如句末“矣”字所带的叹息感，在译文中被逻辑连接词的形合结

构消解，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文的含蓄美。

张培基译本则追求语言自然度，其译文在句式节奏上更贴近英文的表达习惯，对话的口语化处理让译文更流畅自然。但该译本在情感符号的再现上稍显不足，如“背影”译为“figure”，虽符合英文习惯，却弱化了原文中“背”所蕴含的身体姿态与情感重量，未能完全传递出原文意象的独特情感张力。两种译本的风格差异，本质上是译者在“读者接受”与文本忠实之间做出的不同权衡，也为《背影》的翻译提供了多元的参考方式。

5. 总结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真挚深沉的父子情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张培基和杨宪益的英译本由于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仔细比较两种译文，便能从细微之处发现它们各自展现出的独特翻译风格。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张培基的译文用词准确且富有形象感，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生动地再现了原文的场景和情感，在情感最为浓烈的部分尤其能够突显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杨宪益的译文则用词简洁、行文流畅，结构紧凑整齐，前后衔接自然，在语篇连贯性的处理上十分到位，将原文隐含的语义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两种英译本各有长处，风格差异明显，值得翻译研究者深入分析，从中借鉴各自的优点。

本文对朱自清《背影》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更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认知过程。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能否将原文本信息准确忠实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且保持译文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直接决定了译文能否被读者接受和理解。深入分析可知，英语与汉语在衔接手段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倾向于采用显性衔接手段，通过词汇、语法、结构等外在形式强化语义的衔接与表达，注重行文的流畅自然；汉语则多依赖隐性衔接手段，借助逻辑关系等内在方式实现语篇意向的传递，更关注段落题目的完整性。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遵循原作者的意图和逻辑推进层次，从宏观到微观对语篇进行全面分析与理解。在构建译文时，应顺应目的语的行文特点，必要时进行适当的转换与变通，以实现语码的顺利转换。唯有如此，才能使译文成为逻辑与语义皆连贯的整体，确保原文本信息与目的语信息在语篇功能上高度对等，进而忠实准确地展现原作的风采。

参考文献

- [1] 苏艳凤, 邹海琦. 主位推进与汉译英文本的衔接和连贯——《背影》英译本的研究[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8(28): 123.
- [2] 黄婷婷. 朱自清《背影》两种英译本的词句比较[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8(4): 66-69.
- [3] 任玉君. 以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解读《背影》两个英译本[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6(2): 103-106.
- [4] 孙静, 杨宁伟. 《背影》译文的文体学分析[J].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21(4): 59-61.
- [5] 李昕. 朱自清散文《背影》的两个英译文对比分析[J]. 青年文学家, 2019(11): 50-51.
- [6] 韩睿.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背影》张培基译本归化研究[J]. 散文百家(理论), 2021(9): 95-96.
- [7] 马菁菁, 杨成虎. 构式语法视角下朱自清《背影》英译研究[J]. 英语广场, 2024(26), 31-34.
- [8] 何英, 雷佳娣. 语篇衔接与连贯视角下《瓦尔登湖》汉译本对比研究[J]. 甘肃高师学报, 2020, 25(3): 82-85.
- [9] 单丽姝, 陈玢. 语篇衔接与连贯视角下《长恨歌》两种译本赏析[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2, 42(4): 16-18.
- [10] Halliday, M.A.K. and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gman Group Limited.
- [11] 劳允栋. 英汉语言学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2] 张德禄. 论语篇连贯[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2): 103-109.
- [13]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 [14] 苗兴伟. 论衔接与连贯的关系[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4): 45-50.
- [15]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16] 杨惠英. 语篇翻译中的衔接与连贯[J]. 现代英语, 2022(20): 53-56.
- [17] 张晓雨.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以《徐州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 品位·经典, 2024(8): 75-78.